

岁月

中部

陈荣付◎著

谨以此书
献给共和国同龄人

时代出版
AR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岁月

SUIYUE

陈荣付
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/陈荣付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4.6

ISBN 978-7-5396-4915-3

I. ①岁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81181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岑 杰 周 康

装帧设计:张诚鑫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64235059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50.25 字数:900千字

版次: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98.00元(上、中、下册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1

沈静波进城了。公社给了他一纸任命书,任命他为公社建筑队队长,李富贵配合他,担任建筑队书记。他们在省城解放路莲花巷租了一处民房,上下两层,经过简单的装修,成了建筑队的队部。

沈静波的脑子里回想着徐卫东的临别赠言:农民进城打天下,自古以来少有,别看这一纸任命书,来之不易呀!

沈静波心里何尝不知,他比谁都清楚,他的人生面临着 180 度的旋转。

由于初次进城,城市的一切对他和李富贵来说都很陌生,首先面对的是业务难求的问题。就在他和李富贵一筹莫展的时候,静波相熟的秦师傅通过城里亲戚关系,接下了第一个工程,是一家单位临街门面的维修活。

静波对李富贵说:“李书记,队里的事,由你和两位会计在家坐班。难免有熟悉的师傅,他们在下面揽到了活计,来队里开个介绍信什么的,由你负责接待他们。我干瓦工活习惯了,就到第一线现场去。就目前状况,能接来一个项目确实不易,僧多粥少嘛!我们一定要尽力干好,因此,我必须披挂上阵。”

李富贵说:“老弟,你是头,我们大小也是个单位,不可一日无头呀!”

沈静波说:“要说头,你就是头,我们兄弟谁对谁呀!”

李富贵说:“不行,不行,你坐镇指挥,我和秦师傅一道下去,你就放心好了。”

沈静波半开玩笑地说:“这次我一人去足矣,这家单位,听说还另外派了一名小工。下次有木工活,你这大斧头再出山不迟嘛!”

说服了李富贵,静波背上了工具包,穿上一身蓝色劳动布工作服,来到了干活现场。

干活现场就在淮海路梨花街 28 号。街道很窄,十几米宽的道路两边,挤满了旧式的两层小楼。

这是一间两层小楼的底层临街门面，年久失修，外墙面的石灰已脱落，现出斑斑点点的青砖墙，十分不雅，内部墙壁、地面也坑坑洼洼。沈静波的任务就是负责把这间门面房内外粉刷、维修一新。

昨天接到这家单位通知，只要他们派一名师傅就行了，这家单位负责派一名小工，一应材料已安排好了，都堆放在现场。

早上8点整，沈静波已准时到达现场。门开着，他走进屋里，一位姑娘笑吟吟地站在他面前说：“师傅，您来啦！”

沈静波说：“你是……”

姑娘说：“我是单位派来给你当小工的。从现在起，我这几天就属于您了。”

沈静波奇怪地看着这位活泼的姑娘，心里觉得很舒服。这女孩十分可人，还有些稚气未脱，说话倒是干脆利落。沈静波觉得她说这话有些欠妥，于是对她的话加以纠正说：“这几天，我是你的师傅，你是我的小工，干活属我调遣，不能说这几天就是属于我的。”

姑娘咯咯地笑着说：“看你这老师傅，粗手粗脚的老粗一个，说话还文绉绉的，我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。”

沈静波盯着姑娘那天真无邪的大眼睛问道：“在你的眼里，我很老，人也很粗吗？”

姑娘说：“您误会了，我喊您老师傅是表示尊敬，没有说您老的意思。随口说说，也是跟您开玩笑的，请您别计较。”

沈静波笑着说：“老就是老了，这是自然规律。依我说，看你的年纪，应该喊我叔。”

姑娘嫣然一笑说：“您贵姓？”

沈静波说：“你这丫头就是嘴快，我还没问你的名字，你倒先问起我了。”

姑娘说：“我姓金，金铁梅，小时人们喊我小铁梅。”

沈静波说：“就是那《红灯记》里的提篮小卖小铁梅呀！”

姑娘说：“我不是，她姓李，我姓金，姓不同，时代也不同。”

沈静波想着，眼前的这个小丫头和《红灯记》里的小铁梅，还真有些相似

之处。活泼、能干,长得也很漂亮。那个“李铁梅”梳的是一条又粗又长的独辫子,而她扎了两根很短的小辫子,眼睛很是相似,又黑又大,炯炯有神,里面似乎藏着永远也说不完的话。沈静波干着活,身边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姑娘给他打下手,心里高兴,不知不觉地哼起了《红灯记》里李玉和的一段京剧唱段来:提篮小卖拾煤渣,担柴挑水全靠她,里里外外一把手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……

沈静波正高兴地哼着曲儿,不想金铁梅问道:“师傅,您还没告诉我您的名字呢!”

沈静波停下手中活,不屑一顾地回头看着她说:“喊沈师傅得了。”

金铁梅说:“那……沈师傅,我这样称呼您合适吗?”

沈静波说:“怎不合适呀,师傅和叔叔、父母都是一个辈分的人,合适。那我问你,你今年多大了,”

金铁梅说:“虚岁 18 了,实足年龄 17。”没等沈静波说话,金铁梅想想接着说,“那我就喊你师傅啦!”

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,真是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。这一天是沈静波自进城以来最高兴的一天。

沈静波不是不累,但他累得舒心。身边有个像百灵鸟一样活泼可爱的女孩当他的工,他心里乐滋滋的,并没感到体力上的劳累。这瓦工活,不知比起当年在深山大川里,干那背驮肩扛的伐木活要轻松多少倍。金铁梅的唠叨絮语,随喊随到,配合他干这干那,更使他忘记劳累。

第二天早上,沈静波早早起来了,从对面的早餐部买了两个大饼,就着开水,草草地填饱肚子。金铁梅风尘仆仆地及时赶到了,放下手中的小布袋包,就打起了下手。沈静波手把手地教她,水泥放两袋,按 1:3 搭配,黄沙放六筐,水要放适中,将砂浆和成一定的浓度。这些金铁梅一学就会。沈静波想:“这小丫头,还没出茅庐,就这样能干,将来被哪家娶去,一定是一房好媳妇。”

看她累得满头大汗,沈静波心疼地说:“梅子,歇一会吧,今天就结束了,我去菜市场买点菜,中午加加餐。”几天来他俩朝夕相处,沈静波习惯地也很

顺口地喊她梅子。梅子也一口一个师傅的叫着,两人就像一对有一定年龄差距的亲兄妹那样亲近。

金铁梅说:“师傅,您去吧,我来通炉子,把小铁锅的底面铲一下。”这炉子和铁锅是这家单位临时给他们用的,煤球也是单位免费提供的。房子的后面是一个天井院,小院面积只有十几个平方米。靠廊檐旁的拐角处有一口小水井,井台有半米高,另一个拐角处有个小窖井。雨天,小院里的积水由这窖井流进了下水道。院子对面的小二楼上,住着杂七杂八的人家。对面的人家,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沈静波他们干活的现场。午饭时,沈静波对金铁梅说:“梅子,明天这里的活就结束了,我也不来了,这几天你给师傅当小工,师傅心里高兴。为这几天我们的愉快合作,我去买瓶酒,师傅陪你喝两盅,以表师傅感激的心意。”

金铁梅说:“师傅,铁梅刚出学校的大门,不会喝酒。如果师傅要喝,铁梅愿意陪师傅。不过一条,让铁梅去买酒。”

沈静波看着金铁梅那坚定的、眨动着的大眼睛说:“梅子,还是让师傅去买,你刚出学校,哪来的钱?”金铁梅从口袋里拿出5块钱说:“这是我妈给的,我也用不着,就算孝敬师傅了。”

两人推让一会,沈静波最终犟不过金铁梅,还是让她去了。

几天来,他们的午饭都是自己动手做的。米是金铁梅从家里带的,沈静波去菜市场买些菜,单位提供的煤球,金铁梅事前早早就搬来了。金铁梅整天乐哈哈的,看不出她有一点点的烦恼。沈静波看着她那天真无邪的样子,心里想着少年时代读农业中学时,那个和他一块办《农中专讯》的女同学李冬梅。这个金铁梅和她一样活泼可爱,有着一样的会说话似的大眼睛,长长的眼睫毛总是忽闪忽闪的,扎着两根同样又短又粗的辫子。

当沈静波用完了桶里的灰浆,总是习惯地喊:“梅子,灰浆。”站在他身后的金铁梅答得很干脆:“是,师傅,徒儿来也!”

休息时,金铁梅习惯地把一杯白开水递到沈静波的面前,笑吟吟地看着他说:“师傅,你现在干的活,徒儿也会,不信,你让我试试。”

说着,她拿起了铁板,从木灰桶里挖了灰浆,放在木撮板上,上下翻飞和

了几下,用铁板抄起再向墙上抹去,干得倒也像模像样。沈静波笑着说:“还真有几下子呢!不过,这不是你们女孩家干的活。”金铁梅放下活,认真地说:“别老是瞧不起我们女性,要晓得我们是东方女性,男人干的事,女人同样行。真是的,女人怎么了?老封建!”

沈静波见金铁梅假生气,也装作生气的样子,说:“明天起,师傅不来了。”金铁梅定了下眼神:“怎么啦!徒儿哪方面得罪了师傅啦?”说着她无拘束地拉着沈静波的胳膊撒娇,晃着身子:“你说,你说嘛!”

沈静波看着金铁梅喝了杯中酒,被辣得眼泪都流出来的可笑样子,问道:“梅子,明天师傅就真的不来了,哪天能见着你,还是个问号,你还没告诉师傅你家里的情况呢。”

金铁梅说:“师傅整天就知道干活,根本不关心人家。你不问我,我一个女孩子总不能主动自报家门呀!”

沈静波笑着说:“说的也是,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嘛!”

金铁梅说:“那师傅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沈静波:“什么条件?”

金铁梅:“明天,我就和师傅分手了,你让我今晚留下来,陪师傅说说话。”

沈静波:“什么条件都成,这个嘛……师傅不答应。”

金铁梅:“什么这个嘛,为什么?”

沈静波:“你还年轻,你不懂,自古以来,男女授受不亲,这是个理。”

金铁梅睁大了眼睛:“老封建,你觉得白日里我们俩关着门在屋里干活,就清白呀?今晚我家里没人,妈回老家去了,我一个人在家歇着也是歇着,在这里和师傅多聊聊嘛!”

沈静波:“你看哪里有睡的地方,这几天,我是将就着过来的。这里只有一床租来的被子,总不能让你睡地上呀!”

金铁梅:“那就再租一床嘛!门板是现成的,往地上一铺就成了。”

几天来,沈静波晚上都住在这里。屋里放着水泥等一些建筑材料,需要看管。外面临街的大门是关着的倒也安全,但后院里的门暂时无法关闭。院

子对面住了些杂七杂八的街坊人家,难免有一些人家屋漏灶破需要修修补补,有时白日里稍有疏忽,就有人来撮个一两桶水泥。因此沈静波白日干活,夜晚还兼顾着看场子。

沈静波看着金铁梅想:这倒是个活泼开放的女孩,和她在一起聊天,一定是很高兴的事。人家一个女孩子这么坦诚,你倒尽想些歪主意,男女有什么授受不亲的,只要心里一片光明,比什么都清白。

晚上,沈静波和金铁梅师徒二人,将这间刚修整得里外一新的门面房,打扫得干干净净,屋里的建筑垃圾都堆放到外面道路旁指定的地方。一切收拾得妥妥当当,才关起了沿街的大门。他们下掉通往院子的门板,铺放在地上,成了间隔不到一米的两张“小床”。沈静波在靠院子的外面那张小床睡下,心里想,自己是一个大男人、大哥哥,要呵护这个小妹妹,让她心安理得地睡觉。屋内那只15瓦的电灯,无精打采地照着他们,他们的谈话接着中饭时没聊完的话题。

从金铁梅的慢慢倾诉中,沈静波才渐渐得知,这个整天看似无忧无虑、活泼好动的女孩子,也是一腔苦水。

孩提时代的金铁梅和生活在农村的同龄人来比,她是幸福的。作为一般普通农村的家庭,一家几个兄妹是常有的。但她的父亲和母亲还算是很开明的人,特别是父亲,在那个时候就认识到生男生女一个样。农村人所谓穷,穷就穷在不计划生育,用一句习惯语说:越穷越生,越生越穷。她的父母一开始就决定只要她一个孩子。也由于家庭人口少,负担轻,她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。

父亲是一家国营化工厂的正式工人,母亲则在这个城市北郊县城不远的农村,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。至于父母怎么结合在一起,金铁梅不得而知。就当时农村来说,这样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,人们通常认为是最理想的家庭。就在金铁梅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,悲剧降临到这个温馨的家庭。父亲在一次生产事故中,因毒气泄漏中毒身亡。从此,母亲在农村的妇女队长也不当了,得到了厂里的抚恤金并进到了工厂,开始只是一个临时的清洁工。金铁梅也就随着母亲来到了这座城市。为了转成正式工,为落实母女俩的城市户口,

母女俩又熬了几年。不过母亲是位非常坚强的女人,再苦再累,也要让女儿上学读书。就在今天早上,母亲为迁她们的户口回老家去了。

金铁梅是跟着母亲姓的。听母亲说,她很小时,家里很穷,她的父母亲,也就是金铁梅的外公外祖母去世早,丢下她们兄妹二人。哥哥年轻时入赘在这个城市的南郊,后来就没什么联系了。

母亲转正后,工作很出色,现在被厂里重用,要她担当销售科的临时负责人。这间门面房就是她上任后,设在城里的一个销售窗口。因此沈静波他们才有机会接到这项业务,他才有缘认识了金铁梅这样一个女孩子。

听了金铁梅的诉说,沈静波不禁问道:“你干这样的小工活,看来也是临时性的,今后有何打算吗?”

金铁梅说:“去年高考,我名落孙山了,暂时在家里复读。正如你说的,做这个小工,当然是临时的。我是向妈妈主动要求来这里的,一方面来锻炼锻炼,二来让自己冷静冷静。”

沈静波笑了笑说:“休息,是为了走更远的路;劳动,是为了让大脑更好地休息,去迎接更大的考试。梅子,你一定会在下次高考中取得好成绩。”

金铁梅说:“谢谢师傅,您不但是我这几天的师傅,还是我一辈子的好老师。您的话我会牢牢记在心中。”

沈静波略加思索说:“好,那我就劝你报考政法大学。你想啊,从‘文革’到现在,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法制观念淡薄。你还小,也许想不到这点,将来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才很金贵。”

金铁梅疑惑地说:“您让我想想。”

沈静波真诚地说:“梅子,不管怎样,我祝你成功。时间不早了,我们睡吧!”

沈静波关了电灯,月光如水般地从门外进来,照在他们的身上。沈静波陡然看到,对面小二楼的一家门闪开了一下,开了半个门缝,伸出一个女人的头来。借着月光和门缝里射进的灯光,沈静波隐约看到,这是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的头。这时他的睡意一下消失了,金铁梅静静地躺着,没有一点声音。沈静波弄不清她是真睡着了,或是静静地想着什么。他轻轻地爬起来,开了

沿街的门，走了出来，再反转身把门带好。

省城的夜，一如既往的不平静，街道两边的灯光点燃着这城市的夜空，借助着这城市之光，沈静波看到相距不远的电线杆下，有几个摆地摊的。那守摊人眼巴巴地盯着路上零零散散的行人，偶尔有两三辆自行车，从面前迅速地驶过。这城市之光是微弱的，无法向人们展现本来的黑蓝的纯净的天空、璀璨的星光和玉盘般的明月。

在这座刚刚有些苏醒意识的城市，人们一边在信守着传统，大谈伦理和道德，一边又无时无刻不在渴望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，想听靡靡之音，想着灯红酒绿。人们在关注着、判断着社会的政治、文化、情操、伦理的去向，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自己在这生活万象中的真正取向。

在农村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农村的贫穷落后使早在学生时代的沈静波就羡慕着城市的文明生活。然而当他进入到这个城市，才深深感到自己想得太简单。比如，白日里他看到两辆自行车因无意相撞，而骑车人先是论理，继而恶语相加，最后大打出手。很多看热闹的男男女女笑着评头论足，就是没有一个人向前一步规劝、调和。直到警察来了才平息乱局，人们四散开来。

沈静波在街边的人行道上，一边来回地踱着，一边感慨万千地想着心事。已经不少时辰了，他不能准确地判断出现在是夜里几点了，他连一块手表也没有。只能凭着经验，城市上空那轮月亮已经大偏西了，他估计着已过夜里12点了。于是，他慢步踱回了原处，打开虚掩着的街门轻轻地回到自己的床铺前。他没有立刻就钻进被窝里去，此刻他一点睡意都没有。借着外面射进的那一缕月光，他看到了金铁梅熟睡的身姿，想象着白日里看到的她的形象。她的脸好似成熟的苹果，她的身子好似熟透了的荔枝，水灵、饱满、稚嫩……这时的她似乎太大意了，被子已蹬开了，露出了那淡红色的短裤衩，上身淡红色的短背心也暴露无遗，胸前高高地挺起。虽然她是个刚念完高中还没进大学门的女孩，然而18岁的大姑娘已经到了发育成熟的年龄，豆蔻年华的女孩哪有不怀春的。她今天晚上主动提出留下来，真的是想和自己聊聊吗？她的聊聊是什么意思？女人心，海底针，年轻女孩的心也是一样的。沈静波全身的热血在沸腾，一天的疲劳此刻不知跑到哪去了。他屈指算了一下，已经一

个月未回农村那个家了。面对这样一个如花似玉、秀色可餐的女孩子，沈静波还是保持着冷静，理智地劝说自己。自己不年轻了，不能去轻易伤害一个还带有稚气的女孩，哪怕这个女孩是自愿的，那也有悖伦理。刚才他在门外人行道上来回踱步的时候，他只是把大门虚掩着，为了女孩的安全，他没走远。

鬼使神差，那一刻，他的脑子里出现了唐朝诗人杜牧的那首《金缕衣》：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，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然而他不是少年了，也不是小青年了，他是三十而立的人了，一定要保持理智。

他信步走到院子当中，来到水井边，用井边的木桶扯出大半桶水来，把整个头插入水中。一股冰冷的凉意袭击着全身，刺激身上的每一根神经，他顿时冷静了。少顷，他回到了屋内，坐在自己的床铺上，和衣躺了下来，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。

早上他醒来时，看到里面那张床上已经空空的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这才意识到金铁梅不知什么时候走了。

再仔细看看，被子上放着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工整地写着：尊敬的沈师傅，请允许我喊您一声沈大哥，我走了。认识您很高兴，这几天在您身边干活，我不觉得累。这几天也是我平生中最幸福的时刻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我就这么感觉。您无意中的一句话，将会改变我的选择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我就要高考了，我决心报考大学法律系。真的谢谢您，不打扰了，后会有期！

沈静波怅然若失。

2

人生有很多个站口，每个站口，就是一个转折点。

第二天晚上，他回到了农村那个家。妻子方大云预言，也是出于安慰说：“静波，我感觉你的人生又将面临一次转折，鸿运当头，将会遇到贵人了。”

沈静波说：“你说那个中学生小女孩？除非她将来飞黄腾达，成了中央首长的儿媳妇。”

方大云说：“你真会扯淡，真有那么一天，人家早把你忘到九霄云外了。我是说，你一定会遇到好心的人。”

沈静波亲昵地说：“何以见得？我心中的贵人，非夫人莫属。”

方大云说：“你就用好话哄我。我只不过感觉到，你会遇到好人的。”

沈静波感慨地说：“人生就如一个舞台，一幕结束，另一幕又起了。”

受沈静波的影响，方大云的心情跟着受到感染。她轻轻地舒口气说：“你的农村生活这幕戏结束了，城市生活的序幕拉开了，可我依然故我。”

沈静波说：“唉，大云，幕布拉开，舞台上出现一个泥瓦匠手拎瓦刀，站在墙头上干活的镜头，这就是我现在的城市生活形象。”

方大云说：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不是老婆奉承你，不久你就会成功的。”

沈静波说：“我想也是，我有自信心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，不是一个好士兵；不想当企业家的工人，就不是一个好工人。但是……”

方大云说：“但是什么？和老婆说话还吞吞吐吐？”

沈静波说：“但是有一天，我在事业上有所建树，也离不开老婆的鼎力支持，拔刀相助。”

方大云说：“别讨好奉承我了，安心干你的事业吧！要知道，这一切来得如何不易。你将来好了，我也不想沾你的光，我在农村多年，习惯了。侍奉你妈，抚养孩子，种好这一亩三分包产地，就是我的职责。”

沈静波像想起了什么，说道：“上次我参加区里的企业会，遇到了公社书记徐卫东……”

方大云打断他的话：“我说你不关心世事吧。都哪年哪月了，公社改乡镇了，生产大队改村委会了。”

沈静波忙解释：“我是称呼习惯了。”

方大云说：“徐书记怎么了？”

沈静波说：“他说，准备要你到村里工作，先给我透个风。”

方大云略加思索：“怪不得呢！”

沈静波问：“怪不得什么？”

方大云说：“上次，他来我们村民组查看在修的一条砂石路，遇见了我，笑笑说：大云同志在家干包产活，大材小用了。我笑笑说：习惯了，我们农民，只要能拥有自己的土地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徐书记认真地说：一人富，不算富；要带领大家富，那才是富。当时，我不理解他的话什么意思？”

沈静波若有所悟：“他这个人处事四平八稳，看来你要官复原职了。”他又想起当年大云被徐卫东精简下来的情景。方大云说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，事物总是发展的，时势变了，人也会变的。现在的思想变了，开放代替了僵化。”

沈静波说：“你也变了，变得更理智了，心胸开阔了，宽容大度了。”

方大云说：“得得得！又来这一套了。”

多日不见，夫妻俩有说不完的话。

第二天一早，沈静波骑着那辆半成新的自行车，回到了队部。

建筑队接下了一批活，是给市工商局在省城的各个网点做维修活。工商局在离省委西大门不到50米的街面上有两间门面房，那是工商局下属的一个工商所的办公网点。一天，沈静波带两个小工来到这里干活。他穿了一套褪了颜色的蓝劳动布工作服，头上戴了一顶同样褪了色的鸭舌帽。

临到下午收工的时候，不宽的街面上挤满了来来往往下班的人们。省委西大门也同样有很多进进出出的人。静波一直以来是个爱面子的人，他把鸭舌帽压到了眼眶，生怕碰到熟人。但就在这时，他偏偏遇到了熟人。就在他准备打扫现场的时候，一个中年女干部模样的人来到了他的面前。她用一口柔和的普通话问道：“你是沈静波吗？”

静波抬起头，犹豫片刻，眼睛忽然一亮，尴尬地搓着手：“您是……呵，杜老师，怎么是您？”杜慧敏笑了笑，平静地说：“我注意你多时了，你变得太多了，但我还是认出了你。”

静波激动得眼睛有些湿润了：“杜老师，您还没忘记我呀！转眼都快20年了。”

杜慧敏说：“早上我从这里经过，看到你站在架子上粉刷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意识到就是你。18年了，你那时还是个毛头中学生，现在变得老相了，可你那些微小的动作，我仍记得清清楚楚，但我还是不敢相认。一天了，我都想

着你,果然是你呀!”

静波的声音都变调了,他颤颤地说:“您还没有忘记我,您看我现在……唉!”他轻轻地叹口气。

杜慧敏宽厚地笑了笑,动情地说:“这么多年了,弹指一挥间,你真的变化很大。”

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对一个眼下出苦力的平民百姓,能够这样主动相认,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啊!沈静波想,天下的老师如父母一样,这种感情真是刻骨铭心。

杜慧敏热情地相邀:“静波,现在下班了,你到我家吃饭吧!我家离这儿不远。”

静波尴尬地笑笑:“杜老师,您看我现在,这……”他拍拍满是灰浆的工作服。

杜老师说:“不碍事的,我爱人是个宽厚的人,他会热情待客的。”

静波还是推脱了:“杜老师,我的妻子方大云您是知道的,星期日,我们夫妻俩一道来拜访您。”

杜慧敏看着急急忙忙下班的人群,真诚地对静波说:“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就住在省委宿舍大院28栋402室,星期日上午8点,我准时在省委宿舍大门接你,不见不散。”

静波高兴地点着头:“谢谢杜老师!”

杜慧敏现在是省妇联的一名处级干部,她现在的丈夫比她大3岁,是省委办公厅下面一个处的处长。两人有一个女孩。

星期六下午收工后,静波骑着自行车,急急忙忙地赶回家。他把在城里邂逅了农中时期的杜老师的经过说给大云听,夫妻俩高兴了整整一个晚上,也商议了一个晚上。大云说:“明天到杜老师家去,不能空手,得带点礼物什么的。”静波说:“把那只大红冠子的公鸡逮着拎去。”大云说:“单逮只公鸡礼轻了,看还送点什么?”静波想想说:“城里没有糯米面,我们连夜磨上个十斤八斤的,另外带点鸡蛋,家里现成的。”大云高兴地说:“一切听你的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,夫妻俩就赶到了城里。8点整,杜慧敏就等在省委宿舍

大门外,看到静波和大云,杜慧敏热情地迎上前来。看到他们拎着东西,对静波说:“你们这是……”大云走上前笑咪咪地说:“杜老师,您发福了。”杜慧敏拉着大云的胳膊,不停地看着她的脸:“老师老啰,方大云你还是这么漂亮,皮肤还这样白。”大云说:“您才漂亮呢,您一点没老。”虽然相隔这么多年,她们就像多年来一直来往着的朋友。

杜慧敏向门岗点了点头说:“家里的亲戚。”门岗敬了礼,一句话没说。

省委宿舍区面积很大,院内的马路扫得干干净净,地上连一片树叶都找不到。路两边的梧桐树郁郁葱葱,一排排冬青树被修剪得齐刷刷的。进到里面,还有一道门岗,里面就是省直机关的办公区了,平时是不让闲人进进出出的。

杜慧敏的家就在靠宿舍大院最南边的一排住宅楼,楼房一律是四层红砖勾缝清水墙。楼房前面20米就是高高的围墙,隔着围墙,外面是一道柏油马路,马路另一边就是风景怡人的环城公园了。

站在四层的阳台上,静波看到环城公园里游人如织,人工湖面上有十几条小游船,成双成对的男男女女摇动着手中的桨,喜笑颜开,交头接耳,窃窃私语。

杜慧敏的丈夫是位宽厚慈祥的中年男人,身材高大,总是面带笑颜,没有一点架子。静波想:看来杜老师现在的家庭很和谐、幸福。

杜老师丈夫把椅子从墙角搬到客厅中间,和蔼地看着静波和大云说:“听老杜说了,你俩是她的学生,很优秀的。来就来,还带这些东西,真是……真是的。”

杜老师的丈夫叫李世道,今年52岁,在省委干了将近20年的处长了。他也是穷苦出身,来自农村。从小家里很穷,只念了几年书,文化不高,20岁时经人介绍来到省委当一名勤杂工。他勤快,工作兢兢业业,乐于助人,整天埋头苦干。后来被领导看中,一步步提拔上来,转了正,有了正式户口,后来一步步当上了处长。

李世道一直到30多岁才结婚,那时杜老师调到省教院,他们相识、相知、相爱,终成眷属。杜老师的前夫刘成东被打成右派后,一直不承认自己的问

题,不服管教,后来因脱逃罪,被判7年有期徒刑。当时是刘成东主动向杜老师提出离婚的,他的理由是:夫妻俩是一家人,不能都是右派。为了不拖累杜老师,他硬逼着杜老师离了婚。好在两人当时还没有孩子,无牵无挂。事隔几年后,经人介绍,她成了李世道的妻子。杜老师彻底平反后,从省教院调到了省妇联,夫妻俩同在省委大院上班。

李世道围着围裙,不到两个时辰,一桌丰盛的菜就出来了。他看到这对农村夫妇还有点拘束,乐哈哈地说:“你看这多不好意思,用你们的礼物招待你们。”他指着桌上的一盘鸡和一盘韭菜炒鸡蛋,风趣地说。四个人一人一边,边吃边聊着。

杜老师也很高兴,她破例喝了点酒,向李世道讲述了他们几个人一起在农中的那段日子,一块办《农中专讯》的那些故事。面对这对夫妻的宽厚、和蔼可亲,静波和大云渐渐没有了拘束,心情放松了。

昔日的师生三人,沉浸在对往日的回忆中,李世道若有所思,端起酒杯说:“过去的事都过去了,现在好了,改革开放了,前面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,未来充满阳光,现在我敬你们一杯酒。”

酒近尾声,杜老师向李世道提出一个要求:“我想帮静波一把,请你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,给他找点活干。”

李世道没有推辞,他沉思了一下说:“你不说,我倒真忘了,我们省委的老礼堂要拆了,现在正准备向郊区政府要一批农民工,小沈,你能接受这个任务吗?”

方大云一下子站了起来,高兴得差点没拍手。她兴冲冲地说:“李处长,我们静波可能干呢,这事您就交给我们吧!”李处长认真地说:“这事虽然很简单,但还得按组织程序来办。这样吧,小沈,你回去开张建筑队的介绍信来。”

沈静波这时才真正意识到机会来了,他站起来说:“李处长,我会尽职尽责地带着一班人,保证完成任务。这拆迁的事虽然简单,但安全生产是第一位的。”

李处长看着眼前这位农村汉子,想起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,他信任